

少数民族文艺研究



文化艺术出版社

Abstract

人民教育出版社

少数民族文艺研究

少数民族文艺研究

少数民族文艺研究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文化艺术出版社邮购部发行

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5 字数 282,000

1986年6月北京第1版 198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228·218 定价 2.80 元

为开创少数民族文艺研究 的新局面而奋斗！

——代前言

刘 峰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他们都以各自的聪明才智为祖国文化宝库增添了光彩，作出了贡献。

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色彩绚丽、多姿多态。无论是蜚声中外的三大史诗《玛纳斯》、《格萨尔王传》、《江格尔》，还是人们争相传诵的《阿凡提》，《阿古顿巴》，无论是规模宏伟、色彩浓郁的几部《十二木卡姆》，还是高亢优美、动人心弦的长调、花儿和民间歌唱；无论是古朴生动、气势雄浑的花山崖画、克孜尔石窟，还是笔触流畅、精美巧妙的巨幅壁画和手工艺；无论是年代久远的巴渝舞，还是姿态优美、活泼欢快的民间舞。……它们无不闪烁着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智慧的光芒。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这篇著名演说中曾经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优秀的少数民族传统文艺，是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富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的重要根基。优秀的少数民族传统文艺，具有精湛的艺术技巧和丰富的表现手段，它和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审美观念、语言规律、心理素质以及地理环境都有着紧密的联系，经受了历史的严峻考验，为各民族人民所喜闻乐见，是我们可以引为骄傲的珍宝，是一笔丰厚的文化财富。

在旧中国，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处在被压迫、被歧视的地位。他们的说唱、舞蹈、绘画从不被人重视。至于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十分重视继承和发展优秀民族文化的工作。尽管在艰苦战争的环境下，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仍于1940年派出一支文化考察队伍到内蒙古伊克昭盟地区。他们通过实地考察，搜集、整理了一批蒙古族的民间文学和民族音乐资料，并由诗人王亚凡、作曲家刘炽合作，写了一部反映蒙古族人民抗日斗争的中型歌剧《塞北黄昏》。这部歌剧于1941年在延安由西北文艺工作团演出，受到中央领导同志和当地人民群众的一致称赞。对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进行有组织的考察，这可能是我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我党史上的第一次。

新中国的建立，为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工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少数民族文学艺术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重视，对它们的考察和研究也作为重要课题提上日程。早在1949年建国之初，原陕甘宁边区文协即组织文化工作队，深入到新疆、青海等民族地区。参加各文化工作队的文艺工作者，经过半年时间的辛勤劳动，对当地各民族的音乐和舞蹈进行了初步调查，把西北各民族的歌舞艺术带回内地，并整理出版了第一本《新疆民歌选集》和部分青海花儿和藏族民歌的资料集。1951年，西北文化部和党的宣传部又组织文艺工作者到新疆搜集、整

理优秀的民族传统文艺。他们录制了叶城老歌手土尔地·阿洪，伊犁老歌手肉孜·谭布尔演唱的南疆《十二木卡姆》和北疆《十二木卡姆》(约二十五个小时)。系统整理《十二木卡姆》的工作，就是从这时开始组织进行的。1952年，西南少数民族慰问团的文艺工作者，在进行慰问和演出的过程中，更搜集了不少西南各少数民族的文艺资料；1956年和1958年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艺术调查，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参加人员之多、搜集资料之丰富，更是我国历史上的空前壮举。以上所述，仅是我所知的几次规模较大的调查研究活动，全国各地、尤其是生活在民族地区的广大文艺工作者所做的工作、则是更大量的、数不胜数的。

当然，我们也应当承认，“浩劫”前的十多年时间，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工作，基本上还处于搜集、整理和初步探讨的阶段。这一事业的迅猛发展，还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犹如一股和煦的春风，吹拂在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者的心田，焕发了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他们指明了美好的前景。仅以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工作而论，在1984年7月贵阳召开的全国民族音乐学第三届年会(少数民族专题)上，出席的代表就有来自全国二十三个省、市、自治区的蒙、藏、回、满、达斡尔、朝鲜、苗、白、布依、锡伯、侗、彝、维吾尔、汉等十五个民族的近二百名民族音乐学学者，宣读和提交了有关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的论文、专著一百二十余篇。这批论文和专著，和我国近几年少数民族文学、美术、舞蹈诸方面的研究成果一样，不仅数量多，质量也大有提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均有新的开拓，不少文章已从一般性介绍和转述，向实质性探讨跨进了一大步。

党和国家非常重视民族工作，并对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工作有

许多重要指示。民族文化艺术研究工作已列入国家计划，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点研究项目，形势十分喜人。

1980年12月，在国家民委党组的关怀与支持下，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诞生了。她的方针任务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双百方针，对各少数民族的文学、音乐、美术、舞蹈进行系统科学的收集、整理、研究，加强民族文化交流，提高各兄弟民族科学文化水平，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和繁荣，丰富祖国的文化艺术宝库，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振兴中华，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建所三年来，全所人员遵循上述方针任务，深入西北、东北、中南、西南的三十多个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专题调查和概况调查，收集了相当数量的第一手资料，也抢救了一批濒于失传的民族文学艺术珍品。三年来，陆续在全国及地方报刊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和评介文章，1983年出版了《少数民族文艺研究》试刊，已交出版社或准备出版的书稿有：《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况》、《瑶族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诗词格律》、《西藏美术概况》、《八思巴和八思巴唐卡画传》、《中国少数民族舞蹈选介》、《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少数民族音乐故事》等。还分别担负了《大百科全书》、《民族辞典》、《少数民族艺术词典》及《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的有关条目撰写与编著工作。但从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工作的全局来看，我们的工作还做得太少太少！研究所尚在初创阶段，人员不齐，设备简陋，工作远未走上轨道。面对着幅员辽阔的民族地区，面对着五十多个民族丰富多采的文学艺术遗产，我们深感一个研究所的力量十分有限。因此，三年来，我们所做的工作，都是在各地区兄弟单位和同行们的支持帮助下，共同携手完成的；今后，也仍需继续得到各地区兄弟单位

和同行们的支持帮助。

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着建立自己民族文学艺术理论体系的神圣职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的实践，向理论工作者提出了许多新的亟待研究的课题。我们要满腔热情地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努力使自己的工作与革命现实紧密地联系起来。当然，作为少数民族文学艺术学科来说，既要研究古代，也要研究现代；既要从宏观上进行研究，也要从微观上进行探索；既要看到中国，也要与其他国家、民族进行比较；既要着力基础理论的建设，也要重视应用理论的研讨；既要深入到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的宝库中去，又要深入到少数民族人民的文学艺术生活中去，努力学习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的有关知识，以便更好地总结和发现少数民族文学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尽快形成我们自己的学派，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蓬勃发展。

研究是为了建立理论，理论是为了指导实践。而我们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在继承民族艺术传统的基础之上，创造出革命内容与民族形式高度统一的社会主义民族新文艺。运用和发展民族文学艺术的形式，表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新人、新事、新思想和新风貌。这是时代对文学艺术工作者提出的迫切要求，我们绝不可等闲视之。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的研究队伍正在发展壮大，各民族地区民族艺术研究所的相继建立就是有力的证明。我们极愿意与大家共同携手，互勉互励，把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工作做得更好。我们更期望成为各地区学者、专家和同志的忠实朋友，尽我们之所能，组织联络，传递信息。我们之所以这样考虑，是基于以下认识：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学艺

术宝藏，犹加浩瀚的海洋，即使把我们的力量再扩大十倍、二十倍，也只能湮没在这汪洋大海之中。必须动员全国的力量，首先是各民族地区的力量，大家同心协力，共同奋斗，才有可能把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的航船胜利地驶向彼岸，才不至于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厚望。

为能给各地区的研究工作者做部分后勤工作，我们殷切地希望能得到各地学者专家和同志们的大力支持：

首先，信息资料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加快信息资料建设是我所的当务之急。但鉴于人力、财力的限制，进展尚十分缓慢；

第二，要交换信息，就要有一个阵地，有一个通讯的网络，而通讯网络的建立仍需要得到地方的大力协助；

第三，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的选题，是否符合实际和本人条件，在当前研究工作中确实存在某些盲目性或随意性。为克服这种现象，我所实行了选题答辩的制度。就一个所而言，这样做尚可起一些积极作用，但对整个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工作中存在的某些弊病，如盲目性、随意性，从概念、模式出发而不结合实际、重复劳动或无效劳动，等等，还缺乏统一的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尤其是研究工作中自成系统、手工经营、互相封锁的严重浪费现象，尚未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以上各条，有的需要得到各地的大力支持；有的是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宣传，争取社会的关心；有的需要得到各地方有关单位的具体帮助。总之，我们是想多做些工作，但又急需得到有关领导和各地同志和专家、学者的积极帮助。

想说的话不少，但又不能说得太太多。还是言归正传，简单说说这本《少数民族文艺研究》吧。

《少数民族文艺研究》公开发行，对我所来说是一个良好的开

端。它将引起关心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的专家、学者和同志对少数民族文艺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关注。这本论文集编得尚不十分理想，但也部分地反映了我所目前的研究水平。在这本集子里，既有探析、概述，也有介绍、倡议，还有对某种民族艺术规律的初步研讨和考证。如《瑶族“石牌话”探析》，从四个方面对“石牌话”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研究；《盘瓠神话初探》，从与汉族古籍中记载的盘瓠神话进行比较研究入手，作了积极的探讨，提出该神话最早产生于汉代大戎族的观点；《国内外“玛纳斯奇”概述》，对国内外“玛纳斯奇”作了较全面的介绍；《色古都与火不思源流考》、《羌人与羌笛》都是作者经过实地考察并翻阅了大量史料所取得的成果；《〈白沙细乐〉音乐分析》，对该音乐形式进行了初步的分析研究和较详细的介绍；特别应提一句的是《〈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试写条目选登》，之所以把它也选入论文集，意在征求各方意见，以便使这本专著更臻于完善。《加强少数民族舞蹈史料的收集和研究工作》，尽管只是个倡议，但却提出了舞蹈研究工作中一个重要问题，值得引起从事少数民族舞蹈工作者的重视；《西藏的建筑艺术》写得简明扼要，让我们对西藏的建筑艺术有一个概括而清晰的了解。还有些论文，是对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的作者和作品所作的认真的评论。尽管这本《少数民族文艺研究》尚存在许多缺点和不足，编辑工作也比较粗糙，但是，由于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艺术蓬勃发展的形势喜人、逼人，我们还是决定将它出版，热切希望得到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同志批评、指正。

让我们为开创少数民族文艺研究的社会主义新局面而共同奋斗！让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之花，盛开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百花园中！

1984年国庆前夕于北京

目 录

为开创少数民族文艺研究的新局面而奋斗!刘 峰 (1)

——代前言

哈萨克民间文学的源流及发展.....毕 程 (1)

瑶族“石牌话”探析.....〔瑶族〕刘保元 (18)

盘瓠神话初探.....王美逢 (34)

阿古顿巴与聂局桑布.....开斗山 (51)

春的颂歌.....屈育德 (65)

——读土家族叙事长诗《锦鸡》

智慧与力量的化身.....〔布依族〕韦 民 (81)

——论布依族“甲金”故事的价值

国内外“玛纳斯奇”概述.....〔回族〕胡振华 (91)

试论壮族文人文学中的人民性.....〔壮族〕韦星朗 (100)

试论饶阶巴桑的诗.....〔藏族〕丹珠昂奔 (113)

“几回掩卷哭曹侯”.....〔满族〕关纪新 (129)

——清代宗室诗人永忠和他凭吊曹雪芹的诗

蒙古族近代杰出文学家尹湛纳希及其

作品简评.....〔蒙古族〕云 峰 (148)

清代满族作家和邦额与《夜谈随录》.....〔满族〕李红雨 (160)

朝鲜族音乐的“长短”.....〔朝鲜族〕吴金德 (172)

藏族民歌中特有的演唱技法……………康若如 (183)

——“筑固”的探讨

我国少数民族乐器名称问题……………袁丙昌 (187)

色古都与火不思源流考……………〔满族〕刘桂英 (198)

羌人与羌笛……………〔彝族〕何 青 (209)

《白沙细乐》音乐分析……………毛继增 (214)

侗族民歌中的多声部因素……………〔回族〕马名振 (227)

《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试写条目选登…………… (239)

加强少数民族舞蹈史料的收集和研究工作……………赵自铎 (267)

重视民族民间舞蹈在群众中的继承与发展……………陈卫业 (274)

谈民间舞《策篱姑姑》……………〔回族〕马 薇 (281)

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狩猎舞蹈……………纪兰蔚 (287)

舞剧影片的探索与突破……………李耀宗 (302)

——评藏族舞剧《卓瓦桑姆》从舞台到银幕

西藏的建筑艺术……………〔回族〕张加言、杨树文、安 旭 (306)

新疆的石窟二题……………陈兆复 (322)

贵州少数民族蜡染艺术……………蒋振明 (331)

贵州少数民族刺绣……………陈昔未 (348)

贵州苗族剪纸艺术……………陈紫薇 (357)

附录：少数民族作家简介……………王美逢 (367)

编后…………… (388)

哈萨克民间文学的源流及发展

毕 博

哈萨克民间文学源远流长。它不仅同作为哈萨克族源头的古代民族的口头文学创作有直接的传承关系，而且也从其他民族那里吸收了许多养料。因而，哈萨克民间文学既有古老的历史，又有丰富的蕴藏。

—

哈萨克是由历史上许多古代民族和部落经过长期交往、融合而形成的。其中，主要有古代乌孙人，六世纪中叶时游牧于阿尔泰山的突厥人，十至十二世纪建立哈拉汗国的回鹘和葛逻禄人，十二世纪时建立西辽政权的契丹人，十二世纪末和十三世纪初强大起来的蒙古人以及克烈、乃蛮、钦察人，蒙古人统治下的康里人等。

我国汉文史籍曾经最早地记录了这些古代民族的口头文学材料。它们对于研究哈萨克民间文学的渊源是非常宝贵的。《汉书》曾经有过这样的记载：“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翊侯抱亡置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乌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这是有关古代乌孙人遇难发祥传说的断片记录。乌孙人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叶跟月氏同牧于敦煌、祁连一带。后来，月

氏为匈奴所破，一部分月氏人迁到伊犁河流域，占据了塞人的牧地，是为大月氏。乌孙人又在匈奴的支持下进攻大月氏。大月氏西逃，塞地遂为乌孙人占有。因此，古代乌孙人不仅同匈奴有很深的关系，而且，古代乌孙人中又“有塞种、大月氏种”。在公元前五世纪至三世纪塞种人的丘冢中，已经发现有作为塞人文化共同体标志的鸟的描绘。所谓“乌衔肉翔其旁”或许是一部分塞种人将其鸟的文化带到乌孙中来的。在《周书》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别为部落，后为邻国所破，尽有其族。有一儿，年且十岁，兵人见其小，不忍杀之，乃刖其足，弃草泽中，有牡狼以肉饲之。及长与狼合，遂有孕焉。彼王闻此儿尚在，重遣杀之。使者见狼在侧，并欲杀狼，狼遂逃于高昌国之北山。山有洞穴，穴内有平壤茂草，周围数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长大，外托妻孕，其后各有一姓，阿史那即一也。子孙繁育，渐至数百家。”这里记载的是突厥人祖先遇难发祥的传说。同一篇记载中还说，突厥远祖伊质泥师都“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也，一孕而生四男。其一变为白鸿……”所谓“白鸿”应是白天鹅。不仅在史书里，在其他一些古籍中也记载有相关的文学材料。《酉阳杂俎》四记载了这样的一则传说：“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神。神在阿史德窟西，射摩有神异，又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迎射摩入海，至明送出。经数年后，部落将大猎，至夜中，海神谓射摩曰：‘明日猎时，尔上代所生之窟，当有金角白鹿出。果若射中此鹿，毕形与吾来往；或射不中，即缘绝矣。’至明入围，果所生窟中有金角白鹿起，射摩遣其左右固其围，将跳入围，遂杀之，射摩怒，遂手斩呵咄首领，仍誓之曰：‘自杀此之后，需人祭天。’即取呵咄部子孙斩之以祭也。……射摩既斩呵咄，至暮还海，神女报射摩曰：‘尔手

斩人，血气腥秽，因缘绝矣。”这则充满神话色彩的传说其历史是相当古老的。乌孙、突厥人的后裔都是哈萨克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文化自然也成为哈萨克文化的先头。

在哈萨克民间流传着一个名为《白狼》的故事。故事说，一个年轻小伙子同一只漂亮的白色母狼相遇，在一座山洞里生活了四十天。按照约定，在这四十天里，小伙子无论见到狼表现出怎样残忍的动物本性，都不能有丝毫的惊恐和嫌恶。他必须尊重它，容忍它的行为。小伙子做到了。于是，狼化为婷婷少女，同小伙子结为夫妻。这位贤淑的狼妻给年轻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不难看出，故事同远古时代的狼图腾神话传说有着内在的传承关系。类似这种人与狼结婚的故事在哈萨克民间多有流传。它们虽然因为各自产生的时代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题旨，然而追本穷源，恐怕同最初的狼图腾信仰不是没有关联的。在哈萨克各种体裁的民间文学作品中，狼的形象非常之丰富。这些狼的形象在许多时候代表着勇猛、坚韧和顽强。在一些作品中还描写了狼给予人的种种帮助。这种情形甚至在哈萨克文学语言中反映了出来。在哈萨克语里，“狼崽”这个词借喻为“小儿”的意思，而“狼崽女婿”指的是“入赘的女婿”。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狼”这个词具有“勇士”的意义。在许多谚语里，“狼”表示“勇士”、“好汉”。

鸟的形象在哈萨克民间文学作品中也相当多。例如，关于哈萨克起源的一则传说就同天鹅紧密联系在一起。据说，远古时候，一位舍己为人的勇士在征途中病倒黄沙。正当他奄奄待毙的时候，天外飞来一只洁白的天鹅，载着他飞回部落，挽救了他的性命。天鹅又化为婀娜少女，同勇士结为良缘，繁衍了子孙。后人为纪念自己的祖先，就自称为哈萨克。据说，“哈萨克”就是白天鹅的意思。这则美丽的传说显然同对鸟类的原始信仰有关。在古代哈

萨克人的心目中，天鹅、鸽子、雄鹰都是神灵。在后来的民间文学作品中，它们则成为自由、善良、美好的象征。特别是天鹅，哈萨克人不仅用来自喻，更用来喻比美丽、天真、纯洁的少女。此外，也应该提到哈萨克民间文学作品中大量出现的马的形象。它常常象征着忠诚和富于同情心。马形象的被创造，也可以从构成当今哈萨克的古代民族的文化里寻觅到其渊藪。

同哈萨克有着族源关系的古代民族也为后世的哈萨克民间文学开创或酝酿了许多独具特色的文学形式。著名的《突厥语大词典》曾经记录了许多古老的民间文学材料。例如，这样的歌谣：

打发男儿去干活，
摇树采来好鲜果，
野马野羊全猎获，
围着篝火唱欢歌。

放出鹞鹰捉飞鸟，
撒开猎犬追野牛，
石击野猪和狐狸，
威风凛凛好神气。

古歌谣为我们展现了原始时代的生活画面。前一首歌谣所描绘的时代生活似乎是更为久远，因为歌中说，当时的人们还只能以“摇树”这种最原始的方式采集食物。生产力极低，但已经使用了火。后一首反映的时代生活大概较为晚近。人们的劳动工具虽然也只是石块，却已经有了动物的驯养。例如歌中提到了“鹞鹰”和“猎犬”。这两首歌是后人记录的。它们在流传中不可能没有经过加

工。但这却无关重要。因为歌谣本身就说明着这种文学创作形式在远古时代就已经产生了。尽管最初它可能很粗糙。《突厥语大词典》收录了242首关于挽歌、民谣、祝酒歌和狩猎方面的诗歌片断。其中，它所收录的七音节歌谣是哈萨克民间歌谣中经常采用的基本形式之一，说明这种形式的歌谣历史相当久远。

在哈萨克民间歌谣中，有一种“诀别歌”，是在告别人世时唱的。歌的内容一般是追念自己的一生，向身后人诀别。这种歌谣的古老历史可以从突厥语各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鄂尔浑叶尼赛碑铭中得到说明。其中的叶尼赛河流域的碑铭文多是：

“呜呼，吾今离开了吾之部落、妻子、儿女、民众，吾于……岁时离开了汝等。”

这类碑铭文是“诀别歌”的古老形式。

在鄂尔浑叶尼赛碑铭中，阙特勤碑记载了阙特勤的武功，毗伽可汗碑歌颂了毗伽可汗的业绩。研究者认为，它们是最早见于突厥文字的英雄叙事诗。事实上，早在乌孙、康居时代，便开始出现了歌颂勇敢征战者的短谣。这些短谣成为哈萨克英雄叙事诗创作的基础。

谚语在哈萨克民间是最有群众基础的口头文学形式之一。大约建于公元七一六年的曦欲谷碑就曾经记录了民间谚语这一体裁。其中两则是这样说的：

若是公牛在远处互相打架，人们就不能区分哪头是腿公牛，哪头是瘦公牛。